

最富实力 最具影响 最有人气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 书系

梁鸿鹰
主编



乔叶
著

月牙泉

在活着时写作，在写作中活着，
于我而言，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

梁鸿鹰

良宵

妊娠纹

语文课

龙袍

月牙泉

烟子的故事

拾庄梦

在土耳其合唱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

乔叶 著

月牙泉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牙泉 / 乔叶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1
(女作家书系 / 梁鸿鹰主编)
ISBN 978-7-5171-0341-7

I. ①月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0140 号

责任编辑: 肖 彭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66714 (发行部) 51147960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68581997 (编辑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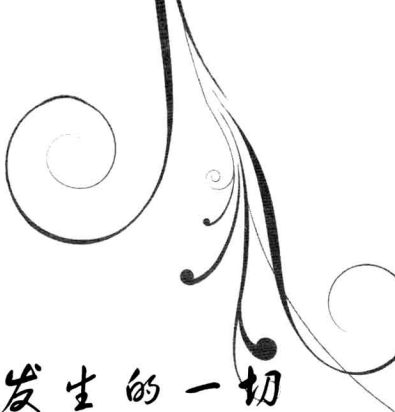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8 印张

字 数 191 千字

定 价 2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341-7

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

梁鸿鹰

写下这个谈论小说的题目，心里有些打鼓，首先是“女歌者”，然后又是“世界”云云，难道男作家不是“歌者”？难道男作家不面对“世界”？但我也想问，面对每天都在被制造的喧闹、浮躁与庞杂，哪些说法对哪些人会真正具有合理性呢？还有——什么合理，什么不合理，难道会是有一定之规的吗？而且，文学或者小说如果都在一定之规里面，那还能称之为文学或小说吗？其实，文学经常面对的恰恰是一些不确定、不肯定的经验，作家提供细节、动机、苗头，一步步地构建着自足的审美世界，往往是在含混中与读者共同探寻意义、发现价值、暗示前景的。魏微、乔叶、金仁顺、戴来、叶弥、滕肖澜、付秀莹、阿袁，八位作家是当前女作家行列中的佼佼者，创作活跃、备受瞩目，中短篇小说向来人缘极好，她们善于用自己极富感性与智性的笔触，描摹出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躁动不安的心态，勾勒出这些人在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里的奔忙、辛劳，让读者一窥世间那些万番流转、林林总总、千折百回的真面目。作家们还特别善于透过主人公光鲜的外表，把他们的情感焦虑、内心挣扎、行为异动揭发出来，

提醒人们提防、拒斥生活中那些磨损人心的负能量，安顿好自己的心灵，亲手全力以赴地迎接更加多彩美好的未来。

因为，这未来正是从当今延展而来的，由这世上万端细枝末节的真面目造就，大多情况下隐在了平常人的日子里，只不过我们没有长上一双灵异的慧眼——像眼前这八位无比敏感而聪慧的女作家或女歌者们那样，能够细致入微地、一层层地把真相亮出来。在魏微看来，日子表面上看一家与一家大同小异，内里却是没法比的，家底儿、德行、运气统统都要裹进来搅局，然而“更多的人家是没有背景的，他们平白地、单薄地生活在那儿，从来就在那儿。对于从前，他们没有记忆，也不愿意记忆。从时间的过道里一步步地走出来，过道的两旁都是些斑驳脱落的墙壁，墙角有一双破鞋，一辆自行车，过冬用的大白菜；从这阴冷的、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，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。”（《薛家巷》），这薛家巷已然成为一个世道人心的凄冷演兵场，你在上面不管有多凛然，不管如何深文周纳，也迟早要露出大大小小的破绽来，烟火气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有烟火气处必有精彩或倒霉的人生，无非是饮食男女、蜚短流长、聚散无定。比方说在职场，在商场，一边是金融、实业、期货、投资，一边是男男女女、你来我往，听他们口头上说是渴望平静的，是要心如止水，但一落实到行动上就偏偏是不肯安分的了。他们不知是被欲望还是被生活之流推着、牵引着，一步步走向自己未曾预料到的结局。滕肖澜在《倾国倾城》里写的那个叫庞鹰的女孩子，不知不觉地“与人家苏园园”的老公佟承志搭上了。有天晚上，她“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像缠成一团的毛线，怎么也找不到头。一会儿，好不容易理齐了，倏忽一下，变戏法似

的，又整个的没了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更叫人彷徨了。”而且，她到底还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生活中的那些吊诡的东西，犹如她的“老前辈”崔海的告诫——“每个字都是双刃刀，两边都擦得雪亮，碰一碰便要受伤。不是这边受伤，便是那边受伤。血会顺着刀刃流下来，一滴一滴，还没觉出痛来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”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她决绝地体验着、领悟着，不肯抽身而去。这便是一种新的人生样态吧。

当然这种样态在金仁顺的笔下更多的是情爱，是男男女女之间的瓜葛或者纠葛，她有篇作品写了一般人都不怎么敢涉笔的医生，写在医生之间发生过的情爱关系的逆转。其中有两个人这样议论男人和女人，“他们这些做医生的男人，从来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女人对他们而言是具体的、真实的，里里外外都清晰无比。只有黎亚非老公那种职业的男人，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是诗，结果呢，我们这些当医生的，能救女人的命却不一定能得到她们的心，或者说爱，而黎亚非老公这类男人，却能要了女人的命。”（《彼此》）你不得不佩服作家看得深。作品中的男人与女人，始终是在寻找着彼此。他们得到了彼此却又忙着远离彼此，最终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彼此。这便是生活的变数造成的，更是心灵的变数所致。

不过，生活的变数或者世界的变数，无论城乡，恐怕都会有相似、有相异的吧。但乡村给人的感觉到底是不一样的，在付秀莹笔下，乡村散发的气息不单有十足的底气与野性，在细腻具体方面往往超过我们的认知。因为，即使世界再变化，我想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影响人的舌尖、心头或者眼底的啊。比方乡下的时间感，乡下的色彩与声响——“夏天过去了。秋天来了。秋天的乡

村，到处都流荡着一股醉人的气息。庄稼成熟了，一片，又一片，红的是高粱，黄的是玉米、谷子，白的是棉花。这些缤纷的色彩，在大平原上尽情地铺展，一直铺到遥远的天边。还有花生、红薯，它们藏在泥土深处，蓄了一季的心思，早已经膨胀了身子，有些等不及了。”（《爱情到处流传》）就在这样如诗如画的背景下，在人们的意识之外，那些有关爱情的故事慢慢地、永久地流传着，不管我们是否记得、写得下来，一切似乎都难以阻挡。

不过，世上的一切终究又都是可以细究与质疑的——只要关乎人的心灵，关乎人的情感，文学生长的空间就是这样构建、生长起来的，用以丰富人们的感觉与感官。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视觉，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，可能也仅次于生命了，但现代都市里的我们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我们应该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戴来有篇小说叫《我看到了什么》，很让人有所触动。是啊，人虽说贵为宇宙之灵长，似乎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掌控之中了，但是，似乎一切又都从人的眼前溜走了。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死心塌地做俗世的“甲乙丙丁”，如果我们按照生活规定的步子“一、二、一”地走下去，每个人大概都不会为自己的内心收获更多的。幸好，那些天才而敏感的歌者们，用自己的文字，不倦地为我们留存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踪迹，不是这样吗？

为追溯、探访这些踪迹，还是让大家再次回到自然、回到乡间吧。自然无疑是我们心中最辽远、最开阔的存在了，这里生长与发育的一切都没有受到惯常的约束，任何踪迹都是天然伸展的。不过，我还是惊叹于叶弥的感官对大自然、乡间所有美好的精准捕捉，而且，她生发于内心的情愫是那样的纯粹——“农历

九月中旬，稻田收了，黄豆收了。每当看见空空的稻田和豆田，我的心中会涌起无比的感动，人类的努力，在这时候呈现出和谐、本分的美。种植和收割的过程，与太阳、月亮、风息息相关，细腻而美妙，充满着真正的时尚元素。”（《拈花桥》）当然，她向来毫不吝啬自己对生长于自然之中的鱼虫花草、猫狗鸡犬的赞美，她在《香炉山》里写“我”在乡间的道路边上掩埋蝴蝶翅膀，在《桃花渡》里写在蓝湖边葬掉一岁大的猫咪“小玫瑰”。她写着这一切，是为了哀悼什么吗？“城市的光和影极尽奢华，到处是人类文明的痕迹。我出生在城市，在城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，从来不知道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就在今晚，我突然明白，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，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。”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原来是如此的孤独啊。在这里，我想起110年前德国诗人里尔克吟诵过的：“说不定，我穿过沉重的大山/走进坚硬的矿脉，像矿苗一样孤独/我走得如此之深，深得看不见末端/看不见远方：一切近在眼前/一切近物都是石头”（《关于贫穷与死亡》），叶弥发现的孤独居然需要城市的喧嚣给予支撑，与里尔克的想法如此相通。

其实最需要支撑的当然还是人的内心，乔叶的《妊娠纹》写了想偷一次情的女人的矛盾心理，她事到临头，性的冲动生生被自己的妊娠纹给制止了，这便是心里没有底、没有支撑吧。再比如惯于写高校众生相的阿袁，同样发现了现代人心里发虚与飘忽的状态，她在《汤梨的革命》里以“围城”式的笔调写道：“三十六岁对女人而言，按说是从良的年龄，是想被招安的年龄。莫说本来就是良家妇女，即便是青楼里的那些花花草草，到这年龄，也要收心了，将从前的荒唐岁月一古脑儿地藏到奁子里去，

金盆洗手之后，开始过正经的日子。这是女人的世故，也是女人的无奈。所以陈青说，女人到这个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陈青三十九，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女教授，也是哲学系资格最老的离婚单身女人。这使她的性格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，也使她的道德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。”因发虚所以就矛盾、就纠结，这同样是这个现实世界投射给人们心理的种种不正常情状之一，女作家们记录下来这一切，是惋叹，更是歌吟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12月8日北京德外

(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、著名文学评论家)



目 录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 ····· 梁鸿鹰 1

良霄 /1

妊娠纹 /19

语文课 /44

龙袍 /62

月牙泉 /90

扇子的故事 /116

拾庄梦 /149

在土耳其合唱 /189

良宵

1

在这个地方，穿衣服总是显得怪异的，无论穿得多么少。她穿着统发的胸罩和裤头——洗浴中心大约是世界上唯一给员工们统发胸罩和裤头的地方了。这两样就是她们的工作服。

胸罩是艳足足的大红，裤头则是两侧带透明网纱的黑。这两种颜色的搭配按说应当既性感又精神，但在一群白花花赤裸裸的女人堆里，是谁都不在意的。这性感和精神没了用处，就变得有些灰不塌塌了。

她在第二个床位边，慢慢地搓着手下的身体。慢，因为速度的错觉，也可以看成是细腻和精致。这是一个老人的身体，她们行话里叫“皱”。“皱”是最难搓的。“皱”又分“胖皱”和“瘦皱”。她床上躺着的，是个胖皱。相对来说，胖皱比瘦皱还要好搓些，多少有些肉，能把皱撑得展些。那些瘦皱，层层叠叠的，只有皮。不下力，



搓不净。下了力，她们又不经搓，会哎呀哎呀喊疼。难伺候呢。

西北风一起，来这里洗澡的人就多起来了。都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对洗浴中心来说，却是一场秋雨一场钱。今天是星期日，是一周里客人最多的时候。这是有缘故的。如果把双休日比做一道玩乐大餐，那一般都是周五订菜谱，周六做菜吃菜，狂欢一日，周日呢，就得整理残局。该洗的洗，该睡的睡，总之是收拾锅碗瓢盆的日子——人的身子可不就是最麻烦的锅碗瓢盆么。

这两年，洗浴中心的生意越来越好。以前洗的男人多，把这洗浴中心当成了一个上档次的地方，每人三十八元，二十四个小时，洗完了可以免费看电视，看电影，打麻将，下棋，健身，上网，还可以免费开个房间休息一晚上，连带免费第二天的早餐，又新鲜好玩又经济实惠。后来开洗浴中心的越来越多，生意抢得越来越厉害，就把女人的钱包也瞄上了。女人们账算得细，商家的账也跟着算得细：现在什么都涨价，外面最一般的大澡堂子也得四块钱一张票，全身搓澡另加四块，好歹得八块钱呢。在这里洗环境又好，又不挤匝，即便价钱高些，也高得眉清目秀，不是一笔糊涂账：带按摩每位二十八元，不带按摩每位十八元，十八元里有什么呢？一条毛巾，一条内裤，一双袜子，质量都不怎么好，可总归都是崭新的。再加上无限量免费提供的洗发水护发素沐浴液以及搽脸的“大宝”，还有全身搓澡，满划算的。她有几次看到那些洗完澡的女人往脸上搽完“大宝”又往手上和身上搽，有的还往脚上搽。一瓶“大宝”六块五，她一个身子搽完，用了半瓶。单这一项，就从十八块里捞回了三块。嗤！

“你儿子这个月的生活费得了么？”三号床的搓澡工问她。

“唔。”

“什么时候得的？”

“我们是半年一给，早得了。”她有些不情愿地含糊道。其实还没给，她不想说那么多。她也知道对方问也只是为了自己说。

“我那死鬼还没给呢。两个闺女，一个月才给五百。还不按日子给。你说缺德不缺德？五百，够什么吃的？莫不成叫我们娘仨喝洗澡水？”三床的唠叨声有些远去，是绕到了床的那一边，“你还好，一个儿子，给五百，虽说儿子吃的多，可总比我这两个闺女吃五百宽裕。五百，两个五百，一个才二百五，啧啧，说出来好听？”说着三床忍不住笑了，她也笑了。她们手下的两个身体也都笑起来。

“你不会告？”三床的客人说。这是个年轻的姑娘，她闭着眼睛，仰躺在那里，胳膊朝着头的方向全力冲着，有些像仰泳。

“说着容易做着难。丢不起那个人哪。”三床叹道，“就是我丢得起那个人，两个闺女还不依呢。一边恨着，一边护着，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主意。”

“亲便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”她手下的胖皱说。

她一边听着一边将胖皱的胳膊折起，露出肘，在肘上圆圆地揉着。是啊，自己那儿子，还不是一样？一边恨着爹，一边护着，不让她说半句不是。但凡他来看他，他就绷着脸，也不和他多说半句闲话。她在一旁看着一根血管出来的爷俩，又解气又堵心。

造孽啊。

“什么时候轮到咱们？”一个欢眉溜眼的小姑娘呱嗒呱嗒地跑到她的身边，“我们等得花儿都谢了！”

一群人哗地都笑了。总是有性子急的人。可再急也没有用，这里有这里的规矩。进门时发的那个带着更衣柜钥匙的电子手牌就是规矩，搓澡就是按手牌号的先后顺序来的。

“一会儿就会有人叫手牌号。”她道，“你仔细听着，叫到你，你就可以来了。”

“还得多久啊？”

“很快。”



2

丈夫姓花，是她一个厂里的推销员——已经是前夫了，她还习惯把他当成丈夫。当初找他的时候，母亲不太愿意，先挑剔工作，说推销员没几个本分的，完了又挑剔姓，说：“姓什么不好偏姓花？花不愣登的。将来有了孩子，取个什么名儿好？花灯，花边，花粉，花卷，花砖，花菜，花椒？花柳病？怎么叫都难听。”瞧瞧，连花柳病都洩出来了。她的心已经对花开了花，就不乐意了，顶撞母亲道：“不是还有花云吗？还有花木兰呢。还有花木莲，对了，还有华国锋。”华国锋的华不是花，她知道。她就是要欺负母亲不识字。

“华国锋我知道，花云花木兰我也知道，那花木莲是哪个？”母亲果然糊涂了。

“花木莲么，是花木兰的姐姐。”她笑了。

要死要活地跟了姓花的，心甘情愿地被他花了，没成想他最终还是应了他的姓，花了心，花花肠子连带着花腔花调，给她弄出了一场又一场的花花事儿。真是花红柳绿，花拳绣腿，花团锦簇，花枝招展，把她的心裂成了五花八门。起初都是她闹着要离婚，他不肯。到最后一次，他先提了离婚。他一提她就傻了。雷打千遍，要下真雨。她这才知道自己没有雨伞，没有雨衣，连屋顶也是漏的。但她硬生生地赌着一口气，在协议书上签了字。儿子房子都归她，另加三万块钱的存款。他说他净身出户——连厂里的工作都辞了，说去开店做生意。可他们离婚刚刚一个月，就听说他又买了房子结了婚，那女人比她小十岁。后来她才拐弯抹角地知道那个女人早就跟上他了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的女儿都上幼儿园了。

儿子叫花岩，那个女孩儿该叫什么名字呢？花朵？花瓣？花

篮？花蕾？花鼓？没事的时候，她会瞎想。想着想着便会笑自己，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不错了，还寻思人家。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

“喂，你知道么？老八的男人也有人了。”三床说。

“知道。”她昨天就听说了。老八是八床。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，搭上了个开卫生用品店的女人。

“一个卖卫生纸的，他一个男人家，怎么就和她混到一起了！我说老八，我要是你，就一把火把她的店给点了。都是纸，好烧着呢。把那个小娘子的毛都趁势烧干净！对这些人，不能手软。你就是太软。离什么离？揪住他，别丢，拖也拖死他！”

“那不也拖死了我？”

“傻呀。他找，你不会也找？你就是不找，也得和那个女人当面锣对面鼓地闹一场出出气才是！就这么鸦没雀静地离了，我啥时候想想都替你窝囊！”

她笑。是啊，她也觉得自己窝囊。知道丈夫给自己藏了这么多猫腻，她也没有去闹。她对自己说：你就是去闹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能把丈夫铁了的心回回炉熔回来么？当然，也是不会闹，不敢闹。这场拔河比赛，那母女两个赢了他们母子两个。她没分量是自然的，可儿子终归是个儿子呢。能让丈夫狠下心撒开手，可见那女人有多么厉害。

就这么着，她就轻易地放过了丈夫和那个女人，直到现在，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一面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离婚不久，她就下了岗，五万块的包赔费拿到手，她赶紧存到了银行，五年期。儿子今年才上高一，三年过去考上大学，这笔钱正好派上用场。还能多出万把块钱的利息。没了远虑，还有近忧。五百块的生活费就是吃馒头配萝卜条也不够，亏得她还能打能跳，就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挣。儿子一天三顿饭少不了，这三顿饭也把她的时间切成了三截。于是她上午去做钟点工，下午去超市卖菜，

晚上来这里搓澡。

放过了别人，她没有放过自己。有一段时间，儿子迷上了网吧，三天两头偷她的钱逃学去上网，她怎么苦口婆心地劝都没有用。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又恨儿子又恨自己，留了遗书，晕着胆子用水果刀割了腕。刚好母亲去给她送饺子馅，把她抢救到了医院。来看她的人最多的就是三个字：“想开些。”母亲也是这三个字。她耳朵都听出茧来了。那天她对母亲嚷：“想开些，想开些，谁不知道想开些?! 你们告诉我怎么想开些!” 母亲不说话了，呜呜地哭。她也呜呜地哭。天知道她是多么想想开些啊。可挨个儿去找碰到这种事的女人们问问，哪个是想想开就能想开的? 谁有这个本事?

3

现在，她的手下换成了个中年女人，她们行话里叫“棉”。这样的女人偏胖，肉又松，面积大，质量差，一搓起来就全身晃，可不跟棉花似的? 这是小小的肉的海，这儿凹，那儿凸。搓凹的时候，凹的会更凹。搓凸的时候，凸的会四处流淌。因为肉不定型，“棉”的犄角旮旯还特别多。不过这样的女人也有她的好处，身体既是走了样，就很在意皮肤。就给了她机会。

“哟，你这皮肤多好啊。”她郑重地称赞，她的称赞因她的郑重而显得越加诚恳，“这好皮肤，可是不多见呢。”

“干。”“棉”说。

“冬天哪有不干的? 皮肤都缺水。”

“洗澡不就补水了?”

“那不一样。洗澡补的水太浅，就像渴的时候喝了口水，却只在嘴里漱了漱，又吐了出去。要补，得深补。蜂蜜，牛奶，都行。我仔细地给你按摩一下，肯定吸收得更好。”她的口气清

淡又随意，“咱这里有纯天然无污染的蜂蜜，要不，一会儿推一个？”

“那就推一个吧。”

她表面不动声色，手更加体贴地游走着，心底却暗暗地舒了一口气。

起先，她是不爱说话的，后来渐渐地就说开了。不说不行。一是整天闷闷的，别人看着别扭，自己也觉得和别人格格不入。合不了群，就孤单生分。二是不说话就只能搓平常的澡，她们行话叫“普搓”，一个普搓她们只能抽三块钱。平日里一晚上也就普搓十来个，周六周日再多出十来个，一个月就千把块。可要是能说动客人推个牛奶蜂蜜海藻泥，把这个收入和洗浴中心五五开，那就能多挣个一二十块，值多了。有那么几次，她还推销出了她们能力之内最贵的美容保健套装，提了三十块钱呢。老话道：会说能当银钱花。挣这个钱自然有运气的成分，更多的却是话里绕的功夫。认清了这个理儿，她就开始下这个功夫。还特意买了几本书研究。想向别人传道，自己先得懂经么。

当然，这事也得看菜下碟。来这里洗澡的女人要说日子都过得宽松，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。有的人躺在床上，浑身上下紧紧巴巴，打眼一瞧就知道是头一次来。给她们搓澡的时候，她们的神经也是紧巴巴的，总是赶趁着她的手。她的手还没搓到胳膊呢，她们的胳膊已经抬起来了。还没搓到膝盖呢，膝盖也已经弯出来了。这样的人，她的手劲儿轻些重些，她们都不说什么。她也不问。而有些人呢，就舒舒展展软软和和地躺着，一望而知是常客，等着她的手来调停。随她搓哪儿，随她怎么搓，都是一副自在的架势，就是手劲儿上有讲究，她要时刻地问轻不轻？重不重？背上要不要多按几巡？小腹要不要多按几圈？特色补养的那个钱，多半都是赚在这些人里。而这些人里又分几种：利落着口气要补贵的，那是有人买单，自己不掏腰包，大都是官太太，花